

梁實秋獨子梁文騏

人與事

梁文騏教授是著名文學家梁實秋的獨子，是我大學時代最敬愛的恩師。當年他主講的課程是「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是一門新興的學科，最初起源於賭博與博彩，神秘而深奧，在軍事科學等方面都有廣泛的應用，還有一些撲朔迷離的悖論就出於此。同學們都說「很難」，我說「有趣、精彩」，分外着迷。梁教授上課語言精闢、推理嚴謹、幽默風趣，聽他講課對我是極大的享受，最煩的是聽到下課的鈴聲。恩師博學多才，語言文學樣樣精通，編著的教科書各大學都在應用。至今五十多年過去了，只要一想起，當年的音容笑貌歷歷如在眼前：初見恩師，年齡不到三十，中等身材，一派學者風度，說一口帶北京口音的普通話，臉含微笑，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我就讀的安徽師範學院，即現在的安徽師範大學，位於長江中游的蕪湖市，地處赭山之中，鏡湖之畔，姹紫嫣紅，綠樹長青，校園景色勝似公園。當年學院資深厚，數學系給我們上課的有留學德國的博士、留學日本的教授；他們都年近五十，講課很精彩。雖然收效頗豐，但是上完課就走人，平時很少見面，課外輔導、批改作業都有年輕助教擔任，所以印象不深。

一九五九年我讀大學四年級，那時「反右」運動已算是結束。學院領導層中的有識之士和教授學者老師都堅持要為我們多開幾門新課，以彌補政治運動所造成的損失。其中就有「概率論與數理統計」這門新課。由於本院沒有任課老師，就從北京高校請來了梁文騏教授，沒有助教，他就講課、課外輔導、批改作業一人全包了。於是在我們晚上自習的教室裡，經常聽得到他誦人不倦的聲音，也是我面對面聆聽教誨的好時機。導師都喜歡自己的得意門生，我成績優異，大、小考試分冊上全是滿分，當然更不例外。梁先生的敬業精神，真令人感動。有一次上課，剛講了一半，突然伏在講台上，一動不動；當時我坐在第一排，焦急地勸說：「梁老師您病了，趕快去醫院吧！」不一會他擡起身對我笑笑說「不要緊」，又繼續講課。今日想起，令人唏噓。

轉眼間畢業在即，面臨着畢業分配問題。那幾個在反右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自然有好的去處，儘管其人品和學業成績都不敢恭維。所幸班上有限的幾個優秀生，包含在檔案上被記上「對右派分子有溫情主義」的我，多虧惜才的導師們極力推薦，才被分配到高等學校任教。離校前夕，我與恩師梁文騏話別，惜別之情溢於言表。他性格爽朗，微笑點頭說：人生有聚就有散，我們都很年輕，來日方長，後會有期。你天資聰慧，繼續努力……。匆匆一別，天涯漫漫，人海茫茫，從此音訊森森，聽說恩師去了台灣。世事難料，歷經滄桑，當年青絲，已成白髮，然而半個多世紀的煙雲並未將往日的師生之誼沖淡。今日憶念恩師，心中惆悵，起意近日去台灣旅遊，想恩師是名人，亦是名人的後代，尋訪行蹤應該不難。縱然相見不相識，只要他看見當年那個滿臉稚氣女生的畢業照，定能開啓塵封的記憶之門。我盼望着，穿越時空往事，又見恩師談笑風生的音容。不料，近日台灣友人傳來資訊：梁文騏於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逝世，享年七十九歲。

他的同窗好友林同墉先生在悼詞中說：「七月二十三日清晨我接到梁文騏大女兒梁麗由台北打來的電話，告知她父親七月二十一日晚間，上床入睡後就沒有再起牀，安靜辭世，去世前一天毫無徵兆……文革時被打為黑五類，下放勞改整整十年，吃盡了苦頭。一九八五年才來台灣與梁實秋團聚……特別是文革期間，他曾被反鄉雙手拉去批鬥，到達地點後被紅衛兵由卡車上端下車去手不着地摔倒車下，差點丟了性命。」

這遲來的消息，如晴空驚雷，令我痛心不已，頓時淚如泉湧，伏案痛哭。在人生的旅途中幸遇恩師，身教言教，授我知識，教我做人。在我的教學生涯中，時時以恩師為楷模，誨人不倦，視學生為弟子，深受學生敬愛，感悟很多。今日恩師漸行漸遠，尋師之夢，已成幻影。權且以此文作心祭，告慰恩師在天之靈。

文化經緯

艾裳荷帶處仙鄉，風定猶聞碧玉香。
驚影不來秋瑟瑟，花伴宿露瀼瀼。
掃除賦粉呈風骨，褪卻紅衣學淡妝。

好向濂溪稱淨植，莫隨殘葉墮寒塘！

上面這首《蓮蓬人》是魯迅早期的一首詩，由第二周作人記錄在他辛丑年（一九〇一）日記之後所附的《柑酒聽鶴筆記》中，列於魯迅《庚子送灶即事》等詩之後、周作人本人的「庚子舊作」《養鶴》之前（《周作人日記》上冊，大象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二百八十七頁），看來應當也是庚子年（一九〇〇）的作品，更具體的寫作時間則不可知。《柑酒聽鶴筆記》內有他本人、大哥魯迅和其他人等的詩文抄件多份，乃是輯錄周氏弟兄早期作品的一大富礦。

魯迅詩作《蓮蓬人》

被詞學之光掩蓋的李煜

文史叢譜

這是一首詠物詩。詠物詩可以純粹詠物，以講究形似為主；更多的則是借物以抒懷，如此則所詠之物僅為一個象徵的符號，而其寫作手法主要是「賦比興」中的「比」，有時也有「興」的成分。朱自清先生說：「《楚辭》的『引類譬喻』實際上形成了後世『比』的意念。後世的比體詩可以說有四大類。詠史，遊仙，艷情，詠物……詠物之作以物比人，起於六朝……這四類詩，無寓意的固然只能算是別體，有寓意而作得太工了就免不了小氣，尤其是後兩類。」（《詩言志辨》，《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二百一十四至二百一十六頁）這就是說，物象和所寓之意的聯繫要自然而然，甚至不妨即若離，才好。

當時魯迅紀年雖輕，寫起詠物詩來卻相當老到。蓮蓬是南方水鄉常見的東西，因為它在荷花落盡、荷葉凋殘之時高高聳立，容易聯想到人；孩子們將蓮子剝出來吃掉以後，喜歡把蓮房翻轉並用線縛起來當作玩具，有點像一個穿外套的老翁，所以往往被稱為蓮蓬人。魯迅由此聯想到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一〇一七至一〇七三）的《愛蓮說》，而「掃除賦粉呈風骨，褪卻紅衣學淡妝」一聯以及「莫隨殘葉墮寒塘」之句，則既合於荷花荷葉發展變化的歷程，又寓有高遠的立意。蓮蓬人的「風骨」，的確是值得歌頌讚美的。

周敦頤是北宋理學的大宗師之一，但他的理論專著《太極圖說》和《通書》，讀者其實很少，倒是那篇就他本人而言並不重要的《愛蓮說》傳誦甚廣，特別是「出淤泥而不染」、「香遠益清，亭亭淨植」等句，尤為膾炙人口，幾乎已是成語。周敦頤乃道州（今湖南道州）人；而魯迅所屬之紹興新台門周家，也源出於道州。但魯迅提到這位同鄉先賢，似乎也就這麼一次。

周敦頤是北宋理學的大宗師之一，但他的理論專著《太極圖說》和《通書》，讀者其實很少，倒是那篇就他本人而言並不重要的《愛蓮說》傳誦甚廣，特別是「出淤泥而不染」、「香遠益清，亭亭淨植」等句，尤為膾炙人口，幾乎已是成語。周敦頤乃道州（今湖南道州）人；而魯迅所屬之紹興新台門周家，也源出於道州。但魯迅提到這位同鄉先賢，似乎也就這麼一次。

周敦頤是北宋理學的大宗師之一，但他的理論專著《太極圖說》和《通書》，讀者其實很少，倒是那篇就他本人而言並不重要的《愛蓮說》傳誦甚廣，特別是「出淤泥而不染」、「香遠益清，亭亭淨植」等句，尤為膾炙人口，幾乎已是成語。周敦頤乃道州（今湖南道州）人；而魯迅所屬之紹興新台門周家，也源出於道州。但魯迅提到這位同鄉先賢，似乎也就這麼一次。

周敦頤是北宋理學的大宗師之一，但他的理論專著《太極圖說》和《通書》，讀者其實很少，倒是那篇就他本人而言並不重要的《愛蓮說》傳誦甚廣，特別是「出淤泥而不染」、「香遠益清，亭亭淨植」等句，尤為膾炙人口，幾乎已是成語。周敦頤乃道州（今湖南道州）人；而魯迅所屬之紹興新台門周家，也源出於道州。但魯迅提到這位同鄉先賢，似乎也就這麼一次。

名人的哀榮

（網上圖片）

陳魯民

名人的哀榮

生前受盡尊崇，死後備享哀榮，是許多名人的當然專利。但因名人的名頭大小不同，其身

後享受的哀榮也大有區別。

近日先後去世了三位名人，一個是戎馬一生、功勳卓著的老將軍張萬年；一個是學富五車、成果纍纍的「布鞋院士」李小文；一個是青春靚麗、歌聲優美的青年歌手姚貝娜。對於三人的去世，大家都很悲痛，以各種形式進行紀念，但比較起來，三人享受的哀榮水平規模差別很大。紀念歌手的聲音最大，嗓門最高，各種紀念文章鋪天蓋地，尤其是網民反響強烈，點擊率奇高。紀念院士的聲音次之，紀念老將軍的聲音再次。

於是，頗有些人站出來打抱不平，說是一個立過赫赫戰功的老將軍，身後的哀榮還不如一個剛唱紅的小歌星，豈非咄咄怪事，這是那些紀念者的「三觀」有問題。這就未免有些小題大做了，沒事找事，其實犯不着動那麼大肝火。因為這三個逝者的身份、地位、經歷、成就相差很大，完全不具備可比性，不好因此就拿來一較高下，更不適宜對那些懷念歌星的人們進行道德審判。

人死如燈滅。對死者的哀悼與紀念，某種程度上是讓活人看的，當然這也不無意義。對名人的哀榮形式可分兩種，一是官方組織的，人數、規格、規模都是有計劃的，可控制的，理性的；再一種是民間自發的，隨意性很強，規模無法控制，主要取決於人們對逝者的喜愛程度，當年就有過「十里長街送總理」的動人場面。所以，衆多歌迷和追星族對他們喜愛的逝去歌手表示紀念和追思超過將軍和院士，也在情理之中，沒什麼好奇怪的，也和「三觀」扯不上瓜葛。

另外，老將軍逝於耄耋之年，按國人習俗，有點白喜事的味道。逝世院士也年近古稀。而年輕歌手凋謝於花歲月，比「英年早逝」還要早，是白髮人送黑髮人，人們除了懷念，還有更多痛惜之意，發出更多的紀念之聲，也合情合理，沒什麼好奇怪的。

而且，軍人、院士都是相對寂寞的職業，出鏡率與見報率極低，無論生前還是身後，都與喧囂熱鬧無緣。而演藝明星則歷來是公眾最關心的人物，是活躍在聚光燈下的生靈，其一舉一動，一笑一顰都會引人注目，更不待說生離死別這種大事。君不見，這位姚貝娜還在彌留之際，病房外就擠滿了急不可耐的娛媒，都在伸長脖子等着回去「發頭條」。還有記者，甚至闖進太平間要強拍逝者遺像。像這樣的哀榮，令人心寒，也不要罷。

「人固有一死」，身後哀榮不過是一時之事，究竟是「重於泰山」還是「輕於鴻毛」，取決於逝者留下的業績、功勳、道德文章，那才是真正能留之長遠。因而，逝者固然不會再糾結對自己的哀榮水平，逝者的家人、朋友、同事也大可不必對此指責不平、耿耿於懷。畢竟，除了音容笑貌，更重要的是，人們會永遠緬懷老將軍的功業，會繼承布鞋院士未竟的研究，會不斷重溫姚貝娜的天籟之音，這遠比追悼會多放幾個花圈、網上多幾句點讚要有意義的多。人生一世，草木一春。詩人泰戈爾說得好：「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一個人只要活出了名堂，活得有價值，身後哀榮真的沒那麼重要，還是達觀、灑脫些為好。

程劍秋

走人，平時很少見面，課外輔導、批改作業都有年輕助教擔任，所以印象不深。

一九五九年我讀大學四年級，那時「反右」運動已算是結束。學院領導層中的有識之士和教授學者老師都堅持要為我們多開幾門新課，以彌補政治運動所造成的損失。其中就有「概率論與數理統計」這門新課。由於本院沒有任課老師，就從北京高校請來了梁文騏教授，沒有助教，他就講課、課外輔導、批改作業一人全包了。於是在我們晚上自習的教室裡，經常聽得到他誦人不倦的聲音，也是我面對面聆聽教誨的好時機。導師都喜歡自己的得意門生，我成績優異，大、小考試分冊上全是滿分，當然更不例外。梁先生的敬業精神，真令人感動。有一次上課，剛講了一半，突然伏在講台上，一動不動；當時我坐在第一排，焦急地勸說：「梁老師您病了，趕快去醫院吧！」不一會他擡起身對我笑笑說「不要緊」，又繼續講課。今日想起，令人唏噓。

轉眼間畢業在即，面臨着畢業分配問題。那幾個在反右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自然有好的去處，儘管其人品和學業成績都不敢恭維。所幸班上有限的幾個優秀生，包含在檔案上被記上「對右派分子有溫情主義」的我，多虧惜才的導師們極力推薦，才被分配到高等學校任教。離校前夕，我與恩師梁文騏話別，惜別之情溢於言表。他性格爽朗，微笑點頭說：人生有聚就有散，我們都很年輕，來日方長，後會有期。你天資聰慧，繼續努力……。匆匆一別，天涯漫漫，人海茫茫，從此音訊森森，聽說恩師去了台灣。世事難料，歷經滄桑，當年青絲，已成白髮，然而半個多世紀的煙雲並未將往日的師生之誼沖淡。今日憶念恩師，心中惆悵，起意近日去台灣旅遊，想恩師是名人，亦是名人的後代，尋訪行蹤應該不難。縱然相見不相識，只要他看見當年那個滿臉稚氣女生的畢業照，定能開啓塵封的記憶之門。我盼望着，穿越時空往事，又見恩師談笑風生的音容。不料，近日台灣友人傳來資訊：梁文騏於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逝世，享年七十九歲。

他的同窗好友林同墉先生在悼詞中說：「七月二十三日清晨我接到梁文騏大女兒梁麗由台北打來的電話，告知她父親七月二十一日晚間，上床入睡後就沒有再起牀，安靜辭世，去世前一天毫無徵兆……文革時被打為黑五類，下放勞改整整十年，吃盡了苦頭。一九八五年才來台灣與梁實秋團聚……特別是文革期間，他曾被反鄉雙手拉去批鬥，到達地點後被紅衛兵由卡車上端下車去手不着地摔倒車下，差點丟了性命。」

這遲來的消息，如晴空驚雷，令我痛心不已，頓時淚如泉湧，伏案痛哭。在人生的旅途中幸遇恩師，身教言教，授我知識，教我做人。在我的教學生涯中，時時以恩師為楷模，誨人不倦，視學生為弟子，深受學生敬愛，感悟很多。今日恩師漸行漸遠，尋師之夢，已成幻影。權且以此文作心祭，告慰恩師在天之靈。

他的同窗好友林同墉先生在悼詞中說：「七月二十三日清晨我接到梁文騏大女兒梁麗由台北打來的電話，告知她父親七月二十一日晚間，上床入睡後就沒有再起牀，安靜辭世，去世前一天毫無徵兆……文革時被打為黑五類，下放勞改整整十年，吃盡了苦頭。一九八五年才來台灣與梁實秋團聚……特別是文革期間，他曾被反鄉雙手拉去批鬥，到達地點後被紅衛兵由卡車上端下車去手不着地摔倒車下，差點丟了性命。」

這遲來的消息，如晴空驚雷，令我痛心不已，頓時淚如泉湧，伏案痛哭。在人生的旅途中幸遇恩師，身教言教，授我知識，教我做人。在我的教學生涯中，時時以恩師為楷模，誨人不倦，視學生為弟子，深受學生敬愛，感悟很多。今日恩師漸行漸遠，尋師之夢，已成幻影。權且以此文作心祭，告慰恩師在天之靈。

他的同窗好友林同墉先生在悼詞中說：「七月二十三日清晨我接到梁文騏大女兒梁麗由台北打來的電話，告知她父親七月二十一日晚間，上床入睡後就沒有再起牀，安靜辭世，去世前一天毫無徵兆……文革時被打為黑五類，下放勞改整整十年，吃盡了苦頭。一九八五年才來台灣與梁實秋團聚……特別是文革期間，他曾被反鄉雙手拉去批鬥，到達地點後被紅衛兵由卡車上端下車去手不着地摔倒車下，差點丟了性命。」

這遲來的消息，如晴空驚雷，令我痛心不已，頓時淚如泉湧，伏案痛哭。在人生的旅途中幸遇恩師，身教言教，授我知識，教我做人。在我的教學生涯中，時時以恩師為楷模，誨人不倦，視學生為弟子，深受學生敬愛，感悟很多。今日恩師漸行漸遠，尋師之夢，已成幻影。權且以此文作心祭，告慰恩師在天之靈。

他的同窗好友林同墉先生在悼詞中說：「七月二十三日清晨我接到梁文騏大女兒梁麗由台北打來的電話，告知她父親七月二十一日晚間，上床入睡後就沒有再起牀，安靜辭世，去世前一天毫無徵兆……文革時被打為黑五類，下放勞改整整十年，吃盡了苦頭。一九八五年才來台灣與梁實秋團聚……特別是文革期間，他曾被反鄉雙手拉去批鬥，到達地點後被紅衛兵由卡車上端下車去手不着地摔倒車下，差點丟了性命。」

這遲來的消息，如晴空驚雷，令我痛心不已，頓時淚如泉湧，伏案痛哭。在人生的旅途中幸遇恩師，身教言教，授我知識，教我做人。在我的教學生涯中，時時以恩師為楷模，誨人不倦，視學生為弟子，深受學生敬愛，感悟很多。今日恩師漸行漸遠，尋師之夢，已成幻影。權且以此文作心祭，告慰恩師在天之靈。

他的同窗好友林同墉先生在悼詞中說：「七月二十三日清晨我接到梁文騏大女兒梁麗由台北打來的電話，告知她父親七月二十一日晚間，上床入睡後就沒有再起牀，安靜辭世，去世前一天毫無徵兆……文革時被打為黑五類，下放勞改整整十年，吃盡了苦頭。一九八五年才來台灣與梁實秋團聚……特別是文革期間，他曾被反鄉雙手拉去批鬥，到達地點後被紅衛兵由卡車上端下車去手不着地摔倒車下，差點丟了性命。」

這遲來的消息，如晴空驚雷，令我痛心不已，頓時淚如泉湧，伏案痛哭。在人生的旅途中幸遇恩師，身教言教，授我知識，教我做人。在我的教學生涯中，時時以恩師為楷模，誨人不倦，視學生為弟子，深受學生敬愛，感悟很多。今日恩師漸行漸遠，尋師之夢，已成幻影。權且以此文作心祭，告慰恩師在天之靈。

他的同窗好友林同墉先生在悼詞中說：「七月二十三日清晨我接到梁文騏大女兒梁麗由台北打來的電話，告知她父親七月二十一日晚間，上床入睡後就沒有再起牀，安靜辭世，去世前一天毫無徵兆……文革時被打為黑五類，下放勞改整整十年，吃盡了苦頭。一九八五年才來台灣與梁實秋團聚……特別是文革期間，他曾被反鄉雙手拉去批鬥，到達地點後被紅衛兵由卡車上端下車去手不着地摔倒車下，差點丟了性命。」

這遲來的消息，如晴空驚雷，令我痛心不已，頓時淚如泉湧，伏案痛哭。在人生的旅途中幸遇恩師，身教言教，授我知識，教我做人。在我的教學生涯中，時時以恩師為楷模，誨人不倦，視學生為弟子，深受學生敬愛，感悟很多。今日恩師漸行漸遠，尋師之夢，已成幻影。權且以此文作心祭，告慰恩師在天之靈。

他的同窗好友林同墉先生在悼詞中說：「七月二十三日清晨我接到梁文騏大女兒梁麗由台北打來的電話，告知她父親七月二十一日晚間，上床入睡後就沒有再起牀，安靜辭世，去世前一天毫無徵兆……文革時被打為黑五類，下放勞改整整十年，吃盡了苦頭。一九八五年才來台灣與梁實秋團聚……特別是文革期間，他曾被反鄉雙手拉去批鬥，到達地點後被紅衛兵由卡車上端下車去手不着地